

高高的独木桥

管毓鹏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高高的独木桥

管毓鹏 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高的独木桥 / 管毓鹏著. -- 长春 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206-14674-9

I. ①高… II. ①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10548号

高高的独木桥

GAOGAODE DUMUQIAO

著 者：管毓鹏

责任编辑：韩春娇

封面设计：孙家琛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：130022)

印 刷：长春市昌信电脑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：7.25

字 数：160千字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206-14674-9

版 次：2017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文化的韵味

吴秉杰

毓鹏是我到作协工作后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。还是在80年代中期，他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的一个学习班，那个班的学员写作水平参差不齐，我其时正在帮鲁院看一些学员的作品，读了他的一两个短篇后，便给他写了封信。信具体写了些什么，我已经忘了。只记得对毓鹏说，他的小说是我所看的学员作品中写得最好的，有一种含蓄的情调和韵味。当时他的小说已在《雨花》上发表了，本人又在《太湖》编辑部工作，很忙，互通了几封信后就再没有联系了。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。去年四季度忽然接到了他的电话，开口便说：“我是江苏无锡的管毓鹏。”问我是否还记得

他。我立刻说记得。他说自己出了一本小说集，希望我能抽空写篇序。那时正是六次作代会召开前夕，作为作协的一员，自然有许多筹备工作要做，我便和他达成了君子协议，只要他不是急于催要，开完会后我便可以敷衍一文。我与毓鹏没有见过面，但最初读他作品的印象却是相当深刻。我想，这或许就是以文会友的缘故吧。

毓鹏的这本小说集仅有不足10篇的短、中篇小说，虽非他作品的全部，但也隐隐证明了我当年的一种预感，如他那样沉潜于心，酝酿再三的精致的小说是写不多的。创作数量虽不丰厚，又多的是短制，但毓鹏的作品，即便是短篇，也几乎是要概括人的一生。如《名医》，虽然只是记叙学前街两位西医新中国成立前的不同遭际，一些生活细节从容道来，婉转中还不乏调侃、幽默，其历史的延长线却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并终其一生，有言不尽意的含蓄。使人感到这两位“名医”“出身、背景、品格”的不同竟是如此重要，几乎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命运。这或许便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种文化的驱动力。《云子》写的是一位退休的知识分子干部，更确切地说，他写的是老人的一种“心情”，其间微妙之处颇多。从陈先生和“椒盐排骨”的围棋交往中，自然能感到干部、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的某种冲突，不过陈先生心情的变化也是在这世界变化或说人生变化的延长线上。要通体透彻了解一个人殊属不易，而了解与把握自己则更需要豁然贯通的能力；《云子》把笔力集中在陈先生的“心情”上，我感到隐隐便有了某种禅意。其实，无论是写知识分子、干部，还是普通人，毓鹏的小说都充满了民间生活的气息。《善终》也深得短篇小说写作的精髓。它从玲娟

服侍了久缠病榻的母亲十年，母亲寿终正寝邻里街坊讨要寿碗的旧习俗开始，围绕着玲娟母亲、小荣外婆一幅生前珍藏的刺绣团扇，引出历史，引出人际关系，引出不同的欲望、态度、感情。刺绣团扇如雾中看花，“善终”则又是对一生的结算；于是小说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形成了一种沉郁难言的气氛，也带给人沉重的感动。

也许是毓鹏太追求大容量了，又要用精炼的短篇来表达，他有时找不到一个含义丰富的细节和恰当的切入点，便在叙述方法上也做些新的尝试、调整和努力。《明日中秋》便是这样一部作品。它概括了主人公“文革”前后几十年的人生变化。写他和回城知青小姚的感情关系，采用了回忆、拼接、意识流等种种习法。当然，采用这些手法不仅仅是因为它要容纳较多的人生内容的缘故，它还包含着作者所追求的心理的视角。如果说现代人都在强调“精神的家园”，那么我认为这种“精神的家园”不是哲学，不是宗教，不是什么终极真理或终极的理想，它应该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。记得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的讨论中，提出了关于“终极价值”的问题，难有定义、定论，变得越来越玄。小说家们的创作自然也离不开人文精神，乃至“终极价值”的支撑，不论它表现的是哪个年代的生活，何种题材内容，总有一种基本的稳定的东西要体现于创作中。不过它不像理论家们演绎得这样玄虚、抽象，它是渗入生活的，具体的，“价值”虽曰“终极”，从有意义的、实践层面上看，则始终是一个矛盾、发展、追求的过程。我感到毓鹏的上述作品，包括他的一些中篇，所稳定追求的就是一种健康、美好的人际关系。人文精神、终极价值、精神家园等

都蕴蓄在这种美好的人际关系中。

毓鹏的几个中篇也各有特点。

《用武之地》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，也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民族感情，棠莲之死一幕写得很是感人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棠莲死于日本人之手，而嘉树却死于他们合力相救的铁蚕豆——草莽游击队头领之手。显然，作者写这一作品故事是要避开习惯的意识形态视角，而深入到某种文化心理中去。那匪夷所思的结局，铁蚕豆与嘉树的冲突，显然又与毓鹏前面作品所探讨的“出身、背景、文化品格”的不同有关。我只是感到这一冲突的过程表现得还显仓促。毓鹏的几个中篇，都努力所映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在他的作品中，“好人”“坏人”是很难一言而蔽之的；事实上，一旦深入到了人心的深处，就超越了简单的好人、坏人概念。譬如《施露》，围绕着“施露”这一良种狼犬，展开了乡镇企业的生活面貌。很难对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予以简单的价值判断，我觉得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夏厂长这样一个具有控制欲的人物，以及各式人等在施露的关系中所反映出的心理学意义，这才是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。《高高独木桥》差不多算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。虽然它也不断地变换叙述人称、转换视角，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很扎实的、传统的写法。从毓鹏随后创作的中篇看，他作品的时代生活气息渐浓，充满了现实人世间的情感与矛盾，这也是他写法趋于朴实的原因。

《高高的独木桥》写到农工，尤其是到城里打工的农村姑娘的命运，从现在看似乎观点消极了一点。不过，这又正是作品的特点之一。没有对于人世间的弱者的关心，没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与发现，只是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或粉饰生活的

人，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。

读毓鹏的短、中篇小说，有一种小桥流水般的静谧醒悟与行云流水、日月穿梭的动感，能感受到某种民族文化的韵味。他的小说还可以用“雅致”予以概括，我觉得雅致不仅是指语言，还指它在把握历史、人生、命运这些变数时，有一种从容淡定、内敛含蓄的特点。毓鹏的作品无大格局，大波澜，大事件，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情态，但它却能点点滴滴地渗入人心。这当然是就他最好的作品而言。从我十多年前最早读他的几则短篇看，出手不俗，而这“不俗”又正是从“俗”中提炼出来的。文化的含义，最外表的层面，是一种民俗的含义；最内在的层面，则反映着民族心理的含义。文化韵味的核心处，仍是在它所表现人物的精神与心理特征上。我想，毓鹏小说创作特有的观点、情感、价值，它吸引着我的文化韵味，便正是在于他这方面不懈的探索与追求。

目 录

名 医	1
云 子	13
善 终	26
明日中秋	43
“凌通社”独家新闻	53
祖传膏丹	64
用武之地	83
施 露	118
高高的独木桥	166

名 医

东头一个，西头一个，短短一条学前街住着两位西医，可算是本城医学昌明的标志之一。

裘医生是留洋归国的，海德堡大学毕业。一说是汉兹堡，或者别的什么堡，大学，毕业。

业还没有毕，先和个德国姑娘打得火热。拍过戴方帽子的照片，兴冲冲地求婚。人家说，玩玩可以，结婚不行。

此望失得伤心。他从三楼跳下去，踏断窗下几株玫瑰。腿也断了，两侧胫腓骨粉碎性骨折。白森森的骨头东一片西一片地从肉里探出头来，像切成滚刀块的笋。

他喜欢吃笋。德国没有。他就回来了，带了双德国假腿，选料精良，做工考究。

真腿丢在德国，和他的罗曼史一道进了垃圾箱。损伤太厉害，连作为标本保留的价值都没有。

虽说假腿是德国货，虽说拄着司的克，裘医生走路还是摇摇晃晃。个子又高，擦肩而过时总叫人担心他倒在自己头上。

他从来不笑，不光不笑，脸上的肉全都不大肯动，让人摸不清他心里转些什么念头。

他身上老有股气味，有点像碘酒，有点像石炭酸，有点像福尔马林，一进鼻孔就往脑门冲，冲到那里就渗透开来，刺得鼻子里毛乎乎，一直毛到脑门。

大家都不大敢跟他搭腔，远远见他过来，赶忙走到街对面。除非生了病，才只好去推他那扇漆着白漆、镶着大玻璃、装着又长又粗又滑又亮的黄铜把手的弹簧门。

俞医生是自学成才的，那时候叫无师自通。

他原来是北门外宝大源米行的领买，但凡皖帮或者宜兴帮、溧阳帮的船客运稻米投行，都归他向米厂和外路采办客人介绍。成交之后提取的行佣四成归他。收入不算少，尤其米价看涨的当口。

那一年夏天雨多，秋天风少，是稻子的大年，也是蚊子的大年。疟疾大肆其虐。

裘医生家弹簧门整天咣啷咣啷响。他看病仔细，体温、病史、体检、化验、诊断、处理，一项项用打字机整整齐齐打在重磅道林纸的病历卡上。德文，谁也不懂。可敬。

不过他只开处方不发药，说是治疟疾的特效药用完了，拿处方出去配，药房里也没有。

就在这时候，俞继祖大医师开业了。到靠近南门的学前

街来顶下幢房子，门口贴张红纸，写着“专治疟疾 号金一元 拔号加倍 出诊面议”。

收费标准和德国医学博士裘菊如一样。只能一样，否则就是自贬身价，还有抢生意之嫌。俞医生不做这种事。

其实找他看病还是省些，因为他不化验。别人下过诊断的，他直接发药；初次就诊也好办，问问、看看、听听、摸摸，就是全过程了。

尤其问诊是他一绝，祖宗三代有什么作奸犯科他都能审出来。

并不写病史，也不开处方，只消再收两块钱，便捧出一份药，十包。他很耐心很详细地关照病人。一天三顿，每顿一包，吃完再来。

隔纸摸摸，是药粉；拆开看看，白里泛黄；伸舌头舔舔，苦中带甜。

药就该这样，只不知是什么药。

问他，他就扬起眉毛，竖起左手食指，躬身把嘴凑到你耳朵边低声说：“仙丹。”

仰头哈哈一笑，又说：“放心，你吃过就晓得了。”十分风趣，十分可亲。

你顿时惭愧，只好放心吃“仙丹”。

“仙丹”自然没有，药倒真灵。少则两趟，多则三趟，毛病就好了。

一个月下来，声名鹊起。

有人甚至说，从俞医生那里出来，药还没有吃病就好了。虽属过甚其辞，却也不无道理。

他矮胖、圆脸、眼角下弯、嘴角上翘，生就的笑弥陀

相，更兼言辞体贴、语调温和，人一见就心情舒畅。

这样的医生不相信，还有谁可以相信呢？南北四城门的病家都慕名而来。俞继祖一下子在医界站住了脚。

入了冬，疟疾敛威，俞医生也治些头痛脑热的小毛小病。钱收得少些，药粉也只有两三包，还是那颜色，还是那味道，吃下去照样见效。

裘医生架子太大，常对伤风感冒的病人说：“这样的病还找我，嫌洋钱多了硌得卵泡痛吗？”

洋博士嘴里夹句把粗话，当然带点开玩笑的意思，可惜他语调面容激不起人家幽默感。

以后要是不嫌硌得痛，人家就不来了。

有时候得了病分不清大小，为避免挨骂，也只好改请俞医生看。

疑难杂症自然还找裘医生。毕竟是德国医学博士，沾点洋气的，本城没有外国人行医，他就是最高权威了。

学前街中段坐北朝南的是学宫，供奉大成至圣先师。民国初年改成县立中学。校长几乎年年换。

后来终于请到位冯校长，学识极高，道德极高，威望极高。常说：“中国人太拘礼教，不尚科学；外国人太重功利，不讲礼义。都不可取。”接任伊始，就要全校师生“学习新知识，继承古文明。”

冯校长自奉甚薄，总穿件布长衫。据说他的钱一半买了书，一半奉养老父亲。

这话有根据。客人不止一次见到他捧本线装书或者洋文

书来开门。他家有女佣人，别的事做得不多，主要就是服侍老太爷。

这女人年纪轻，身体单薄，人称白菜心。

白菜心是很脆很嫩的，病了，不思茶饭，只吃些山楂、话梅之类的东西，人一天天瘦下来。

冯校长急得不得了，要太太陪她去看，偏偏冯太太也病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

校长只好亲自出马，带她去找裘医生，说：“我公事忙，内人身体又弱，家父全靠她照料。”要裘医生不管什么病，也不管花多少钱，务必除掉病根。还拱手连称拜托。

裘菊如听完病情，问了几句，叫她解开衣裳，摸摸奶子，摸摸肚子，居然破颜笑了：“不开药了。去买几斤鸡蛋，染染红，送五只给我。”

白菜心很吃惊，半张嘴巴，斜眼看着冯校长。

冯校长忙说：“裘医生不要说笑话，她一年多没有回家了。”

裘菊如的脸便又木僵僵的：“信不过就请杨宛芳再查查吧。”随即开门送客。

杨宛芳是产科医生。

校长不去找她，很气愤。不光因国误诊，还因为那检查过程：“在女人身上乱摸！看病作兴这样摸吗？”

于是请俞医师高诊。

俞医师的检查方法适合国情，是中西合璧的：又量体温又搭脉，又看舌苔又听心肺，比初开张时更完善。

少不得也要上下左右摸一通，但都是隔一层衣裳，不那么恶形恶状。

照例不写什么，破例没有立即收钱给药。皱眉摇头，说：“性命交关的事啊！”

白菜心潸然泪下：“你只管医，死了是我命不好。”

俞医生还是皱眉摇头：“性命交关的事啊！”

冯校长也宽他的心：“医病不医命，用不着多虑的。我也晓得病难治，报酬一定从丰。”

俞医生咂了半天嘴，捧出药来，还是又黄又白、又苦又甜的药粉。

白菜心攥着药奔回家，房门一关，七天没有出来。第八天，出来了，枯瘦焦黄，成了咸菜心，饮食却已如常。调理了个把月，才又油光水滑。

俞医生每天下午出诊。坐在包车上，笑容可掬，踩得车铃叮当乱响。跟熟人照面，他点点头；跟生人照面，他也点点头。

熟人、生人、半生不熟的人，一齐觉得他随和，一齐晓得他业务忙。

俞医生不小气。病人坐黄包车来，付了车钱，他都另外再给车夫一份，还让人家上对过面摊吃碗大肉面，记他的账。说是卖力气吃饭的可怜。

车夫都夸他厚道。

乡下人上城看病，找哪个医生并无定见，黄包车常常把他们从轮船码头直接拉到俞家来。

他又甚是节俭。每天只给俞师母两角钱菜金，荤素都在内。

素菜好办，青菜才一分钱一斤；要荤腥就难了，两角钱

全买肉也嵌不满牙齿缝。

亏得俞师母会想办法——买蛴螺。一角钱就是一大碗。

他们家常吃蛴螺。有时候俞医师兴之所至，打半斤烧菜黄酒小酌一番，下酒的也就是它。

第二年腊月，攒的钱足够砌栋楼房了，俞医生高兴，在厅上独酌。面前自然还是一大碗蛴螺。

酒至半酣，门一开，摇摇晃晃进来一个人，是南门徐二，当过门房，去年歇了生意。

俞医生心里有数：要过年了，他要敲两个钱。这个人拜过老头了，算半个白相人，得罪不得。

于是请坐、敬烟、奉茶，还端起黄酒、拣颗最大的蛴螺，让了又让。末了进房拿出个红纸包，往他手里一塞，接着肩膀送他出门。

酒杯才端起，徐二又回来了，叭地把纸包摔在桌上，嘴里就不大客气了：“俞医生不大够朋友嘛！两角钱！当我是叫花子啊？”

俞医师顿时醒悟，连连用手拍脑袋：“该死该死，错了错了，你不要动气，补数！”

随即起身，又到房里拿出个红纸包，比刚才的大而厚，连同原先那包一起塞到他手里，又接着肩膀把他送出去。

这一次徐二没有回来。

俞医师继续喝酒。半斤黄酒抵得见了底，他忽然扑哧一声笑了：后来那包也是两角钱，只是包的红纸大些。天寒地冻的，徐二回去发现了也不会再来。何况大门已经上了锁。

敲竹杠的小地痞都如此打发，倒也不伤筋骨。

正月十八，忽然有客来访。是个三十来岁的瘦高个子，西装革履。美中不足的是礼帽油光可鉴，皮鞋倒干巴巴的，而且磨得发白，右脚掌靠里的地方还脱了线，罅开一张嘴。领子、袖口都和他的脸一样，雪白，不过左边袖子开衩的地方转到前面来了，俞医生一看就晓得是用的假领、假袖口。他也穿过，现在不了。

来人掏出张烫金名片，不声不响递过来，上面的头衔是《言论报》记者。

《言论报》俞医生听说过，发行量不大，最少的时候只印三份：一份呈老板过目，一份送警察局备案，还有一份用个铁丝网夹子夹住，吊在报馆门口。《言论报》没有多少言论，每天等县报印完，版面原封不动，换个报头，再一印，它就算出版了。

偶尔弄到条把独家新闻，多半是社会新闻，便把县报的广告抽掉排新闻，多印几份给报贩子卖，卖不掉就当传单发。

记者登门，必无好事，俞医生心中一惊，忙又堆上满脸笑，吩咐端茶拿烟。

俞师母泡来杯碎叶子茶，又把半盒老刀牌香烟放在桌上。

俞继祖眉头一皱，笑着骂道：“你这个女人太没有眼色！这是待贵客之礼吗？换一级旗枪，橱里那听进口香烟顺便带出来。”

记者淡淡笑着，摆摆手，说声不必费事，跷腿坐在客席，拉开公文包，抽出几张稿纸，推到主人面前。